

密支那風雲

徐昌霖著

密支那風雲

徐昌霖著

密支那風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人

胡

靜

如

著作人

徐

昌

霖

出版者

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路一一二號

西安：崇禮路東一新坊19號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維新印刷公司

海路五九〇弄四一號

電話四四一九九・四四一九〇

金 絲 鳥

桂濤聲著

每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這是桂濤聲先生的詩歌傑作，內容極堅實，取材極廣闊，有英雄的訟訟，有愛情的讚揚，有敵人的暴行，有戰地生活的紀實，有下層社會的素描，無論抒情或寫實，皆極曲折多姿，雄壯動人，如風行全國的「歌人百壯士」，「太行山上」，「做棉衣」等，皆搜羅在內，愛好文藝者，尤其青年學生不可不讀，川紙精印，裝璜美麗。

一七九六年拿破崙之義大利戰役

克勞塞維茲著

劉一字譯

每冊定價四百五十元

一七九六年拿破崙以四萬飢餓褴褛法軍，在一年之內連續擊敗奧國五個軍團，此五軍團之每一軍兵力都較法軍為堅強雄厚，而據有優勢地形和富庶物質環境，經拿破崙運用革命戰術，每戰以少勝多，以劣克優，這一動人故事，由世界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茲用簡明筆調，將重要戰略部份，作有系統之分析，而得到具體結論，凡留心現代戰略戰術者，凡欲明白拿破崙成功秘訣者，凡欲研究克勞塞維茲之科學戰略論者，印刷清晰，附鐸版地圖八幅，不可不讀。

參 差 集

鄭伯奇著

每冊定價一百八十元

鄭伯奇先生是創造社的四大台柱之一，抗戰後鄭先生投筆從戎，所以各方面都很少見到鄭先生的新作，「參差集」是鄭先生在抗戰後的唯一選集，內容豐富，計有文藝論文，小品文，散文譯文等共十篇，初版三千冊在內地只一個月的時間便全數銷完。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至八月八日本劇在重慶陪都青年館上演，職演員如下：

演出者——張光

導 演——陶金

舞台監督——章超羣

裝 置——韓尙義

王營長——田琛

曾 帆——陳天國

黃參謀——錢千里

Colonel ——李畏

牛全德——井森

諸葛英——柏森

金得標——王豪

陳進生——賀路

朱俊泉——胡傑

海 倫——袁蓉

洛 根——康健

巴 麻——劉琦

頂 黑——洛揚

楊振聲——吳亮

郭航明——李英

趙競明——洪波

Patterson ——劉犁

Howard ——邵士丁

William ——李不國

孟 坑——熊光

本劇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本劇轉載，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通信處上海永嘉路七八號夏宅轉）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本劇作者委托沈鈞儒沙千里兩先生爲法律顧問，本著作物如有引起任何有關法律情事請逕向重慶林森路一七二號平正律師事務所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信處如下：

重慶：鄒容路一二八號李畏先生

北平：大公報徐盈先生

成都：支機石街五五號李璜先生

杭州：市政府羅雲先生

南京：新民報劉自勤先生

『中國遠征軍能做一切人所不能

做的事，吃人所不能吃的苦！』

——史迪威——

人 物 表

王營長——一位正直的中年軍人。三十多歲。

曾 帆——一位青年譯員，二十來歲。在學校裏唸的是外文系。

黃參謀——一位智勇雙全的戰畧家，四十多歲。

Colonel Scott——美國連絡官，四十多歲。

牛全德——先是排長，後來升連長。滿口山東話，行伍出身，性情豪爽，但頭腦極固執，平身最瞧不起唸書的。三十五六歲。

諸葛英——湖南籍士兵。

金得標——班長，川籍出征軍人。

陳進生——青年譯員，在校時攻植物學。

朱俊泉——小勤務兵，十三四歲。

海 倫——看護長，一位英國女醫師，四十左右。

洛 根——美籍女看護。

瑪 麗——女看護，中美混血。

巴 麻——緬甸籍女看護，美國兵因弄不清她的緬文名字，都叫他“Miss Burma”，於是中國弟兄也都跟着叫她巴麻小姐。

頂 黑——一個印度看護，美國兵都喊他「頂黑」。

楊振聲——河南籍的中國士兵。

郭航明——中國士兵。

趙競明——新武器教官，在學校時讀的是化學系。

何造儀——機械化教官，在學校時讀的是機械。

Patterson——美陸空連絡員，一個胆大勇敢的美國人，十九歲。

William——美兵。

Charles——美兵。

John——美兵。

Games——美兵。

Howard——美兵。

Fisher——美兵。

孟 坑——緬甸兵。

本劇故事，概係採自中美聯軍克復密支那史實，劇中人物及

穿插皆係作者杜撰，特此聲明。

第一幕

時：1944。

地：緬北胡康河谷戰區。

景：這是一個碩大無比的掩體，前幾天還是日軍的，可是現在已經屬於國軍。事情是這樣的：日軍在1942年佔領緬北以後，化了兩年的功夫來建造許多像這樣的地下堡壘，爲了這些堡壘，日軍化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你看，這堡壘的上部是用三十公分粗的巨木，四寸厚的鋼板以及五六尺厚的土構成的，內部也都用水泥築牆，不經心一看宛若一座石屋。這堡壘有三分之二在地下。祇有三分之一露在地面上，因之它的窗（眼界）和地面成一條平行線，左右都有石階通出地面。自這堡壘被攻克作爲國軍的臨時掩體後，它的風貌稍有改動，除日軍軍用品全部換上了國軍軍用品外，最顯著的是原來這堡壘有一個眼界開向西北的，現在國軍又在東南方新開了一個眼界。眼界外邊可看到坟頭壘壘。大樹根子，雜草和亂石亦參雜其間。室的中央放着一張破方桌，上面鋪着通訊器材和地圖書籍等等。其他：在一個牆腳邊還放着兩個漆着紅十字的醫藥箱，地上堆着很多炮彈空壳。

啓幕時：近處的迫擊炮聲夾着遠遠的三、五間射機槍聲大雨點夾着小雨點似地密佈在整個

戰區上。一個士兵在眼界外放哨，不過觀眾祇能看見一雙腳。政工人員曾帆正在將地上許多空炮彈筒一個個地排在牆腳邊，然後用一頂降下傘舖在那許多排平了的炮筒上。

王營長正在眼界前張望，並不時觀察着炮聲火光。

王 曾指導員！

曾 有！

王 你聽得出這是什麼炮的聲音？

曾 我們的迫擊炮。

王 對。想不到你剛來前線不到兩個星期，就把前線差不多都摸清楚了，倒底你們喝墨水的比咱們耍槍桿兒的腦子裏要多幾個摺。

曾 我相信我們的迫擊炮是在吊敵人的山炮的膀子。

王 你怎麼知道？

曾 我剛從炮兵陣地上回來。

（附近忽然落一巨響）

王 好，吊膀算是吊上了！

曾 （看錶）不出兩分鍾，你聽好了。

（曾說完去把降下傘弄平）

王 你在幹什麼呀？

曾 我在發明一張安眠思。

王 安眠思？

曾 你看，我命令這些敵人留給我們的空炮筒這樣排起隊來，再用這頂降落傘一舖，半墊半蓋，不成了一張極好的安眠思了嗎？不但可以廢物利用，而且可以避濕氣。

王 （跑到安眠思上坐了一坐）很不錯，虧你想得出。

曾 在緬北作戰的弟兄實在太苦了，除了日本鬼子之外還有三個敵人：蚊子，螞蝗和濕氣的辦法。獨有濕氣這個看不見的敵人最難對付。

（一陣洪大無比的炮聲有系統地從陣地上滾響起來）

王 這叫禮尚往來，有去有還。

曾 我敢擔保剛才被我們吊上膀子的那幾尊日本炮從此不敢再向我們唱情歌了。

王 （不勝感慨）說起來也真快，曾指導員，你不知道，當兩年前咱們國軍在這一帶奉命掩護英國軍隊退却，那時候的情形恰恰與今天相反，那時候我們向敵人開一炮，他們就還我們四十炮。我們祇能也像敵人今天似地整天像烏龜一樣躲在壕溝裏。

曾 兩年來整個世界的潮流都變了，以前是敵機多少架炸珍珠港，今天的美機多少架炸東京，以前報上總載離莫斯科多少公里。現在改為離柏林多少公里了，以前說離雲南邊

境昆明多少里，現在我們在計算離密芝那多少里。

王 曾導員，你不知道當年咱們就在這一帶被迫撤退情形，真是慘極了，多少同志都犧牲在這異國的沙場上，你來看，（把曾引到眼界處往外望）從這兒望出去，你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墳堆，這些新砌的當然是日本鬼子的屍體，可是你看，那些上面長了青草的老墳，埋的都是我們兩年前英勇犧牲的同志……。

曾 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王 所以用不着向弟兄們吩咐，祇要聽說反攻，替已死的同志報仇，弟兄們沒有那個不是一個抵十個。

曾 真的，在這兒每個人心頭上都充滿了一種「待重頭收拾舊山河！」的氣魄和願望。

王 聽說你在後方學堂裏的時候唸的是文科？

曾 嚶。和我一同來的陳進生他學的是理科。

王 你學文科的應該把我們這兒的情形多多描寫描寫讓後方的同胞知道知道呀！

曾 昨天晚上我已經寫了一點了，除了報告將士們如何踏着敵人的頭顱英勇反攻外，我還希望在後方空喊「踏着先烈的血蹟前進」的青年們都到前線來看一看，看一看什麼叫戰爭，看一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戰爭！

王 對！

（眼界外的士兵喊了一聲立正）

參 (黃參謀偕美連絡官 Colonel Scott 從西出口進來)。
請稍息！(對連絡官)這個堡壘是前四天才克服的。

C Very good.

參 原先這堡壘的槍眼是朝那一邊的，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改朝這一邊，You see！

C (看看兩邊的槍眼，望着參謀，不甚解)

會 (代為翻譯) Formerly, the guns of this Pillbox point to that direction. Now we have turned them to this direction.

C Oh! yes, very good.

參 (介紹)這是我們的美軍連絡官 Colonel Scott, 這是政工指導員曾帆，這是王營長。

C glad to meet you. (對黃參謀)密司脫曾 Speaks very good English.

參 他剛從學校出來，

C (過去與曾握過手，又和王營長握手)

王 (想了很久才想出這麼一句話生硬的英語) Please, sit down.

C 謝謝！(奇怪)哦，王營長也會說英文？

王 我說得頂不好。

C 不，頂好！比我們的中文說得好得多。

王 不要客氣。

真的，中國兵的英文要比我們美國兵的中文程度頂好得多。

（問王）今天前線的戰況怎麼樣？

敵我還是相持在一〇五高地。

沒有進展嗎？

沒有。

一〇五高地已經進攻了五天了，為什麼一點進展也沒有？

王 第一，因為這一帶都是森林，敵人的狙擊兵常常綁在樹上向我們放冷槍，而且很不容易發現；第二，一〇五高地敵人在這個地方（指地圖）有堅強的堡壘，所以一時……

參 好，我知道了。（對連絡官）Colonel，我們的第一線就在這兒。

C （看地圖）Oh yes. 我到最前線去看看。

參 好，我叫密司脫曾陪你一同去，那邊的情形密司脫曾可以翻譯給你聽。

C Thank you.

。曾 Let us go rightaway.

（美連絡官與曾帆下，出堡壘的時候外邊衛兵喊立正）

參 （在室內踱了幾步，頗為焦慮）要是前線戰爭老是照目前這狀況延長下去，前途不堪

設想。

王 黃參謀的意思……………。

參 目前，很明顯的，敵人的計劃是想在緬北和我們死拖，現在已經是四月中旬，拖到五月份，雨季一開始，那我們克復密芝那打通中印公路這一個宏大的計劃就無法實現。這樣不但緬北的軍事行動受到牽制，同時全國各戰場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因為中印公路將來等于中國的輸血管，中印公路對于中國的重要就像蘇彝士運河對于英國巴拿馬運河對于美國的重要一樣。

王 不過這一兩個月來我們不能算打得不好，我們已經進展了將近六十英里。這樣的進展在目前時間急迫的要求下還是顯得不夠的。

王 不過敵人實在也太頑強了，這幾個月的經驗告訴我們說「不把敵人打死，敵人決不會讓出半寸土地來」。

參 好，這個問題我回去跟軍長他們商量一下，聽說史迪威將軍最近馬上要到前線來，總之最近我們一定要打幾個大勝仗。

（桌上電話響）

王 （接電話）喂，第三排嗎……牛排長是不是？聽不見呀，電話裏竟是槍聲呀……有什麼事你自己來這兒報告！……好。（放下電話）

參 （王接電話時注意桌上的書籍）咦？誰在讀緬甸文跟印度文？

王 曾指導員。

參 這孩子真用功，在前線還丟不了書本。